

“警营四季”系列
SCORCHINGSUMMER

陈艳军 著

酷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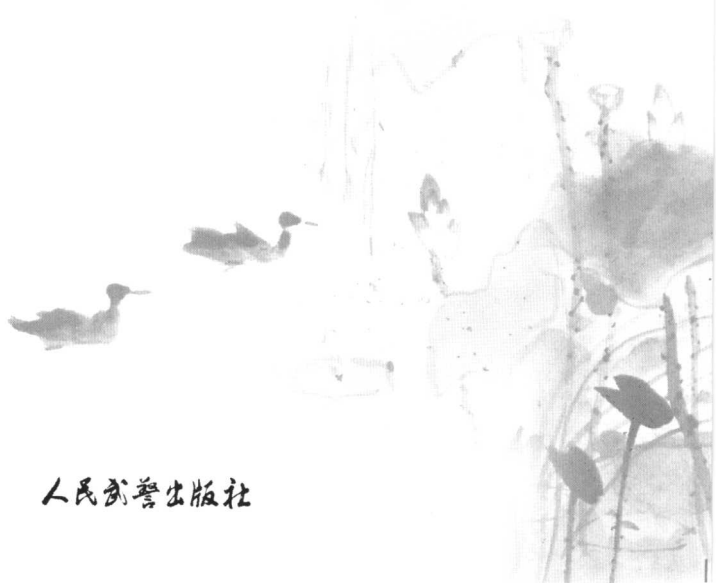
人民武警出版社

“警营四季”系列

SCORCHINGSUMMER

陈艳军 著

酷暑



人民武警出版社

酷 夏

陈艳军 著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6·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酷夏 / 陈艳军著. —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80176-155-3

I. 酷... II. 陈...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4026 号

书名: 酷夏

作者: 陈艳军

出版发行: 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址: (100089)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武警部队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320 千字

印张: 13. 5

印数: 1-3000

版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76-155-3/I·051

定价: 28. 00 元



作者简介

陈艳军，湖南人，1972年12月入伍。本科学历，大校警衔。

主要作品：

《走出怪圈》

《红烛泪》

《阳光士兵》（荣获第七届
武警文艺长篇类二等奖）

《暖春》。

另有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等近50万字。其中，短篇小说《明天执行枪决》获首届金盾文学奖；

《乞丐》获中国残联新作品奖。

KU XIA

酷夏

出版策划 / 李静蓉

责任编辑 / 刘立华
责任校对 / 李冬云

封面题字 / 毛广焱
封面设计 / 肖燕李齐

(一)

清早起来,胡嘉嘉照着一扇门就是一脚。那扇门本来就摇摇欲坠,这下给她一踢,整个就垮下来了。

那扇门里住着斯晓军。斯晓军眼看着门倒下来,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好像垮下来的门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斯晓军门洞旁边住着连日战,连日战的门比斯晓军的门结实一些,不过也经不起踢。斯晓军的门倒下来的时候,连日战的门框也撕开了一道口子,连日战可不像斯晓军那若无其事,看见门框撕裂了,立刻就从门洞里钻了出来。

“喂、喂,谁他妈的干的好事?”

斯晓军仍然坐着不动,一副悠然自在的样子。胡嘉嘉把头从门洞里伸出来骂连日战:“你叫死呀!垮了就垮了呗。”

“胡嘉嘉,”连日战指着嘉嘉问,“这好事是不是你干的?”

嘉嘉走出门洞,看了看连日战门框上像只老鼠夹子似的撕开的口子,哈哈笑起来:“连日战这回住着凉爽了。”

连日战来来回回看着斯晓军的门洞,又看看自己的门洞,骂上了:“大清早的门洞撕破了,真他妈的倒了血霉了!”

“我说连日战,你嘴巴干净点行不行!”胡嘉嘉说,“这国骂都叫你他妈的用完了。”

“你的嘴就干净啦?”连日战冲着胡嘉嘉嚷着,一脸的横气。



胡嘉嘉看看连日战，眼睛一瞪也来气了，走过去使劲朝连日战的门洞狠狠地踹了两脚，这下好了，连日战的门洞全垮下来了。斯晓军这时才从门洞里走出来，穿好衣服吹着口哨下楼吃早餐去了。

吃完早餐，斯晓军和连日战正看着破损的门框发呆的时候，直工处的罗管理员来了，看了看斯晓军和连日战垮下来的门洞便嚷嚷上了：“谁他娘的干的？”斯晓军和连日战站在楼道一边，好像没听见罗管理员的话。罗管理员急了，发脾气说：“你们住在这里的人都聋啦，哑啦？”

“你跟谁说话呢？”斯晓军几步走到罗管理员跟前，劈脸问道：“你放屁呀？”

罗管理员是个中尉。住在斯晓军这座楼上的最小的也是上尉。罗管理员看看斯晓军满脸的怒气，赶紧换上笑脸，也换了讲话的口气：“斯参谋，你们的门是怎么回事嘛！怎么都烂成这样了？”

“你问领导去！”斯晓军讨厌地看了一眼罗管理员说：“这个机关谁住的不比咱们住的好？你这傻驴烂马穷叫唤啥呀？吃饱了撑的！”

罗管理虽然是个中尉，但年龄不比斯晓军他们小，脾气也半斤八两的。“叫唤啥呀，不就是沾了读过几年大学的光吗！”罗管理员也来气了，“这门怎么啦？谁他娘的王八蛋干的？”

“叫你问领导你怎么还在这里穷问？”斯晓军走近前，一巴掌甩在罗管理员脸上，“这下该说明白了吧？”

罗管理员也不是泥捏的，上身衣服一脱，就拉开了架势，使出在部队学的那套拳术，左右几下就把斯晓军揍了个清楚。“小的呃，你找死呀！”罗管理员边揍边骂，“你算个什么鸡巴东西，

老子不生气则止,生了气就揍你奶奶个瘪三!”

罗管理员人高马大,把斯晓军揍了一遍又一遍,末了重重地把斯晓军扔在过道上,又踏上一只脚,硬要斯晓军喊他爷爷。

连日战一看情况不妙,冲出房间上前阻止:“管理员,你打人可不行,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罗管理员正在火头上,转过身一拳击在连日战眉骨上。连日战两眼一黑,捂着眼睛蹲在了地上。胡嘉嘉见势不妙,冲出房间抡起胳膊朝罗管理就是两个巴掌。

“你什么东西,居然打起人来了。”胡嘉嘉抄起一根木棍,劈头盖脸朝罗管理员一阵乱打,打得罗管理员捂着脑袋拼命逃窜……

机关干部打架斗殴的事很快传到了总队领导的耳朵里。负责机关管理的副总队长赛飞把胡嘉嘉叫到办公室里狠狠地训了一顿:“你一个女孩家的,又是领导的子女,居然在大庭广众下动手打人,吃了豹子胆啦!当兵几年了,部队的规矩不懂呀?”

胡嘉嘉抬眼看了看赛飞:“你们那个罗管理员就能打人呀?”

“他打人也是错的。”赛飞喝口茶说,“你们几个人先给我写检查,包括罗管理员,检查写好了再说。”

胡嘉嘉从赛飞办公室出来回到她住的门洞里,斯晓军也回来了,额头贴着纱布,脸上手上到处擦着红药水。

“都怪你!”斯晓军苦着脸说:“门洞坏了,晚上咋睡觉呀?”

胡嘉嘉偷偷一笑说:“谁叫你惹我的?”

“不跟你说了。”斯晓军细细地看了看门洞,整个门框全垮了,就剩下墙上的砖头没有掉下来了。斯晓军知道赛副总队长已经找胡嘉嘉谈过话了,写检查是一回事,现在关键是要把门



洞修好。他转身下楼，在楼梯的拐弯处碰到了网管中心的士官小毛。“小毛，有谁会修门洞吗？”

“斯参谋，机关传得沸沸扬扬的，原来是你们这儿打架啦？”小毛看着斯晓军脸上的伤说，“看样子打得还蛮厉害的。”

“我问你会不会修门洞。”斯晓军盯着小毛问。

“修缮队呀！”小毛说，“不过修缮队是罗管理员管的，你们把他打了，怕是一时半会儿修缮队不会来。你说吧，斯参谋？”

“还有别的办法没有？”斯晓军皱着眉头问。

“有，”小毛说，“那就要到外边请装修工来，不过，一个装修工一天要一百块钱。”

“捞钱啦？”斯晓军一脸不高兴。

“这是最低的价了，”小毛很有经验地说，“你还得弄包香烟啥的招待，不然价格还便宜不了，工期也得给你拖。不是他求你，是你求他不是？”

“别啰嗦。”斯晓军对小毛说：“就按你说的价，赶紧请几个人来。”

“好嘞！”小毛转身下楼去了。

斯晓军觉得头好痛，太阳穴突突乱跳。这狗日的罗管理员下手可真够狠的，他长这么大还没人这样揍过他哩。看看吧，老子没有你狗日的傻力气，打是打不过你，但老子有辙治你！

“斯晓军，”斯晓军刚准备进门洞里去躺一躺，连日战来喊他，“直工处家属宿舍的网线拉完没有哇？马副参谋长来电话问了。”

“嘿嘿，机会来了！你姓罗的打了我，这回看我怎么给你布线。”斯晓军心里说，转过脸骂连日战：“你他妈的真没用，还不及个胡嘉嘉。”

“要不是你惹事，我能白白挨顿揍吗？”连日战伸着胳膊说：“你看看，都叫姓罗的打肿了。”

“活该！”斯晓军瞪着眼说：“我要休息，拉线的事等我伤好了再说。你要急的话，有本事你去拉。”

斯晓军和连日战、胡嘉嘉都是从地方特招入伍的大学生。连日战是学应用数学的，电脑会玩，网管他可就不懂啦，更不要说网络布线之类的活儿了。“晓军，”连日战站在门洞边上说：“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骄傲了！”

“放你妈的屁！”斯晓军像吃了炸药似的，瞪着连日战，“我什么时候骄傲啦？”

“好、好，我不跟你说。”连日战看着斯晓军垮下来的门洞说：“你这破门洞总得修修吧？”

“修也用不着你。”斯晓军挥着手说：“你走，别影响我休息。”

中午吃饭的时候，胡嘉嘉看看斯晓军没来，就给斯晓军打了满满一碗红烧肉和鱼块送到他的房间里。“挨打了，饭也不吃啦？”胡嘉嘉把饭搁在书桌上就要走。

斯晓军爬起身来，伸着脖子看着肥渍渍的红烧肉骂胡嘉嘉：“你以为我像你父亲一样只会吃红烧肉呀？”

胡嘉嘉一听，回转身说：“喂，你骂谁呢？我父亲什么时候惹你啦？告诉你斯晓军，别把我惹急了，惹急了我撕烂你的臭嘴！”

“谁惹你啦！”斯晓军把胡嘉嘉打来的红烧肉重重地摔在地上，“我说胡嘉嘉，谁说你父亲啦？我看你是欠揍！”

“你敢！”连日战赶紧从门洞里钻出来，“是胡嘉嘉心慈，要是我呀，把那些东西倒去喂猪，也不拿给你吃。”



斯晓军拿起碗朝连日战撇过去，连日战闪开身，一头钻进了自己的门洞里。好汉不吃眼前亏，叫你劈了不值！

斯晓军从门洞里出来，看见连日战进了门洞，抬脚朝连日战的破门踹了过去，这一脚踹得可好，连日战门洞上方的砖也垮下来了。

“斯晓军！”连日战在房间里叫，“你他妈的找死呀。门洞踢坏了，你得赶紧叫人来给我修，不然我就报告马副参谋长，叫他来治你！”

“你敢！”斯晓军站在门洞外面说：“你敢到领导那里乱嚷嚷，看老子不撕烂你的乌鸦嘴！”

斯晓军和连日战吵的时候，马副参谋长和直工处长来了。胡嘉嘉一看，知道麻烦来了。

(二)

马副参谋长脸上的络腮胡子一根根竖起来！手夹着烟猛吸两口就批上了。

“像什么话嘛！”马副参谋长恼怒地指着斯晓军和连日战骂道：“堂堂警官、堂堂机关干部，一点儿教养都没有，你们几个人在大学里读的书都捅牛屁眼儿里去啦？”

“我跟你们俩说清楚，”直工处长插上话说：“门洞踢垮了你们立马给我修回去，然后按机关管理规定接受经济处罚。这还

了得！你们干吗不一把火把楼给烧啦？”

马副参谋长和直工处长走后，斯晓军和连日战大眼瞪小眼地望着。胡嘉嘉笑着走过来幸灾乐祸：“怎么样，傻眼了吧？”过了一会儿又说：“真傻啦？还愣在这儿干啥呀？赶紧找人修门洞去吧！”

“滚一边儿去，”斯晓军火冒冒地指着胡嘉嘉说，“都是你惹的祸，害得我们又挨揍又挨批。”

“就是，”连日战嘟哝着嘴说：“真弄个经济处罚还算了，我现在担心的是来个比经济处罚更闹心的事哩。”

“斯参谋，”小毛在楼下喊，“修门洞的师傅们请来啦！要不要叫他们上去呀？”

斯晓军把头从阳台上伸出去看了看，见小毛身后跟着好几个人正上楼来了，大声问：“请这么多人来干什么，打架呀？”

“人多干活快呀！”小毛说，“如果嫌人多就让他们回去嘛！”

“喂，小毛，”连日战赶紧过来说：“给我两个人，我正愁找不到师傅哩！”

“不给！”斯晓军瞪着眼珠子对连日战说：“你狗日的自己请嘛！”

“小毛，”连日战不想再跟斯晓军吵，求小毛说：“你再辛苦一趟，帮我请两个师傅来。”

“好吧！”小毛说着下楼去了。

斯晓军和连日战的门洞还没修好，胡嘉嘉就听到一个消息，他们打架的事已经传到总队长、政委那里去了。总队长、政委说，这还了得呀，没有王法啦！机关干部打架斗殴，总队机关的形象还要不要啦？总队长、政委责成政治部严肃处理。

这下事儿真的惹大了！胡嘉嘉赶紧把消息告诉了斯晓军和

连日战。连日战吓得两条腿直哆嗦。

“不要怕，”斯晓军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他们还能把我们开除了不成！”

“那样就糟糕了！”连日战说，“我估摸着可能会把我们下放到山区部队去锻炼。”

胡嘉嘉说：“前些日子后勤部两个干部经常上班迟到早退，老批评也改不了。领导们一恼火可不就把他们下到部队去了。”

“下就下呗！我正不想在这个破机关里呆哩！”斯晓军说：“整日像龟孙子似的看领导的眼色行事，有什么意思！”

胡嘉嘉赶紧给父亲胡磊打了个电话。当时胡磊是总队政治部副主任。胡磊一听就恼火了：“我说嘉嘉，你们大小也是正连职干部了，受过大学的正规教育，怎么连起码的规矩都不懂哩！我可告诉你们，你们别想我为你说什么话，按规定该处理到哪就处理到哪，是你们自讨的。”

胡嘉嘉放下电话，觉得事情真闹大了。都怪斯晓军！大清早的，要不是他故意激她，说她是狐狸精，她也不会把斯晓军的门洞踢垮的。不把斯晓军的门洞踢垮，连日战的门洞也就不会垮。没有门洞垮塌的事，他们就不可能和罗管理员打架，不打架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傻屁屁的怎么会打架呢？胡嘉嘉摸摸自己的脑袋，觉得她干了件最愚蠢的事，这事要让妈妈知道了，还不知道怎么急哩。

“斯晓军，”胡嘉嘉冲着斯晓军说，“这事全怪你，不是你故意激人，说我是狐狸精，我能把你的破门洞踢垮吗？这下好了，你把我和连日战坑苦了。”

斯晓军看看刚刚修好的门洞，懒得去和胡嘉嘉答话。胡嘉

嘉也真是的，一句玩笑话，说她像狐狸精似的迷住了好多人，要什么紧嘛！至于发脾气吗？这下好了，领导要严肃处理咱们，你胡嘉嘉还有脾气吗？

“胡嘉嘉，”连日战把头从门洞里伸出来喊：“麻烦你帮我在门外锁上门，我看看里面的插栓好不好使。”

胡嘉嘉过去帮连日战锁上门，锁上又开了，开了又锁上，来回折腾了好几次，连日战才满意地说好了。

“胡嘉嘉，”连日战拍着手上的灰尘说，“你得赶紧去找你爸，把情况说清楚，咱们打架不对，可也不能全把责任推到咱们头上呀！”

“我打电话给我爸说了，”胡嘉嘉说：“他说他不说情，按规定该处理去哪里就处理去哪里。”

“那就麻烦了！”连日战用抹布擦着门洞说：“要是真给处理下部队，这门洞也就白修了。”

“花了多少钱？”胡嘉嘉问连日战。

连日战伸出三个手指头。

“三百？”胡嘉嘉惊讶起来，“怎么这么贵呀？”

连日战指指斯晓军的门洞，伸出五个指头来，诡秘地一笑。

“斯晓军，”胡嘉嘉问：“你的门洞花了五百块钱，是真的呀？”

“还能假呀！”斯晓军坐在椅子上说：“你那一脚真够值钱的！”

“你傻呀！”胡嘉嘉敲着门说：“人家连日战三百块就修好了，你是钱多了烧的呀？”

斯晓军从房间里出来，反复看自己的门洞，又反复看连日战的门洞，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呀，八成是小毛那小子拿了回扣。”

“人家小毛屁颠屁颠地帮你请了师傅，还说人家拿回扣，”连日战鄙视斯晓军，“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闭上你的乌鸦嘴！”斯晓军怒视着连日战说，“谁跟你说话啦？”

连日战气得摇摇手进了自己的门洞。

胡嘉嘉在食堂碰见了小毛，问：“小毛，斯晓军修门是不是用了五百块钱呀？”

小毛点点头说：“他要了四个师傅，连参谋只请了两个师傅，当然斯参谋的贵啦。”

“不就是一个门洞嘛，跟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有什么关系？”胡嘉嘉盯着小毛问，“你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呀？”

“哎哟喂，我的胡大参谋！”小毛一脸冤枉地说：“天地良心，干了好事怎样没有好报呢！我从中吃了一个子儿就是他妈的王八蛋！”

胡嘉嘉朝小毛看了一眼打饭去了。

小毛气鼓鼓地走到斯晓军的饭桌前，把五百块钱拍在他面前说：“斯参谋，那门洞就算我给你修的行不行？”

“怎么回事嘛！”斯晓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别装啦！”小毛说：“算我倒霉啦！”

“我又没说啥，小毛你误会啦！”斯晓军把钱塞给小毛，问：“你听到什么啦？”

小毛哼哼鼻子打饭去了。吃完饭，斯晓军问连日战：“是不是你在小毛面前说啥啦？”

“没有，”连日战摇摇头说：“我说斯晓军，是不是我头上长

疮啦？什么事都怪我，我跟着你和胡嘉嘉可真够倒霉的了。”

斯晓军回到房间，想想不是连日战，那就一定是胡嘉嘉在小毛面前说了什么。

“怎么啦？”胡嘉嘉说：“不是你说小毛从中吃了回扣吗？你说都说了，我问小毛一句还不行呀？”

“我的姑奶奶，那不只是怀疑吗？”斯晓军摊着两只手说：“这下好啦！小毛把五百块钱退给我了，你说我一个干部能让一个士官出钱修自己的门洞吗？传出去我的脸往哪儿搁嘛！”

“现在后悔啦？那你当初放什么屁？”胡嘉嘉一脸傲气地说：“没有别的事了吧？我还有事呢。”

胡嘉嘉昂着头走了。斯晓军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对胡嘉嘉，斯晓军倒真有点儿害怕，一条直肠从喉咙穿到屁股眼儿，说话从来就没遮没掩的。那年，大学生集训回到总队机关，他们本来可以住新单身公寓的，直工处副处长也就是现在的处长问他们，是住新公寓还是住旧公寓，还没等大家开口，胡嘉嘉就说了：“我们新来的，又年轻，住旧房子得啦！”他和连日战还有其他几个新来的大学生，都巴不得上去抽胡嘉嘉一巴掌。天下少有的傻帽儿，有新房不住，偏偏要去住旧房！但胡嘉嘉的爸爸是政治部副主任，所以都忍了。

现在住的这栋旧公寓，听说是以前解放军部队留下来的，不能说千疮百孔，但至少也是残垣断壁，直工处的修缮队连修了好几天，他们才住进来。住房破旧还能对付，就是楼道边上的公共厕所太难忍受了，不但三天两头地堵，到了夏天臭气熏天，蚊虫肆虐，上下楼梯要捂着鼻子跑步，不然会让你窒息。因而，平时机关干部谁也不来他们这里，即使有事了，也只站在楼下喊。有一